

青春上善好活法

中轴线与少年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如果我们从太空俯瞰地球,会被什么东西打动?一定是人类文明的那些辉煌成果,那是一座座完美的城市,一群群伟大的建筑,向我们诉说着人类文明的辉煌。

如果把镜头聚焦到北京,这座城市如同一棵参天大树,那中轴线就是它的主干。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、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看来,北京中轴线是一套完整的故事,串起了整个北京城,串起了人与城市,串起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,“这里的种种,既化成一条有形的线,又汇成一条无形的线,承载了中国人的‘天下志’”。

“我的梦想,和北京中轴线一起成长!”由中国青年报社、优酷出品的首部面向青少年的中轴线微纪录片《一脉》开播,6位讲述人与6位少年一起,探访北京中轴线丰富的文化内涵,更让我们在厚重的历史中看到了耀眼的青春。

北京中轴线是“活的”遗产

什么是北京中轴线?

北起钟鼓楼,向南经过万宁桥、景山、故宫、天安门广场、正阳门,至永定门,贯穿北京老城南北,全长约7.8公里。其发展演变与北京老城同步,创始于元代,形成、完善于明清至近现代,历经750余年,是中国现存最长、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都城轴线,被认为是中国都城轴线规划发展成熟的典范之作。

梁思成先生说过,“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”。

在节目中,优酷少儿“蕃尼家族”,作为《一脉》特派团,实地探访北京中轴线上的6个地标建筑——景山公园、天坛公园、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、前门、北京钟鼓楼、国家速滑馆。

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、国乐艺术家方锦龙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辛晓娟、京剧演员王佩瑜、青年画家和胡宇候者傅察丹青、冬奥会四金得主王濛,则作为《一脉》的6位讲述人,依次登场,分别从建筑、礼乐、诗书、京剧、丹青、体育等领域,将自己的人生故事,融入中轴线情怀。

“中轴线是有生命的,是活的遗产。从元代的3.7公里,到明初的4.8公里,再到嘉靖时期的7.8公里,今天北京的中轴线还在不断延伸。”吕舟说,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,向南延伸至永定河水系,全新的城市画卷徐徐展开,而与中轴线一起成长的,还有少年。

在《一脉》建筑篇中,少年杨天霖迷上了摄影。从永定门一路向北,他拍摄了永定门、天坛、正阳门、天安门、午门、角楼、景山万春亭、地安门大街、鼓楼、钟楼……周末和假期的晚上,他都泡在中轴线上,记录这里的天与地。

“吕舟老师的讲座启发了我,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星空下的北京中轴线。在



一个月中,我去了13个地方,好几次都拍摄到凌晨,快门闪了7000多次,才有了这组《星耀城辉》摄影作品。”杨天霖说,“中轴线就像躺在城市地面的银河系。”

吕舟说:“文化遗产是文明的结晶,也仿佛是一双眼睛,注视着过去,注视着当下,也关注着未来。它是今天生活的环境和载体,更是当代创新的源泉和动力。新时代的青少年,也会用他们自己的视角去观察、去记录、去发声,年轻人的音量一定会更加响亮。”

新的“一脉”正在奋力生长

沿着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,有一座最年轻的奥运地标建筑——国家速滑馆,它还有个更生动的名字“冰丝带”。如果说中轴线上大部分地标建筑是古老的、静态的,那么“冰丝带”一定是例外,它承载着我们的速度与激情,它是“最快的冰”。

在《一脉》体育篇中,王濛速度依旧,飒爽依然,“从冬奥冠军到国家队教练,到短道解说,再到体育产业的创业者,我的身份一直在变,对体育的轴劲儿从未改变”。镜头一转,李昕怡的冰上人生才刚刚开始,“上冰”已经成为这个少女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,“每天上冰3小时,是我和冰场的约定”。

如今的冰上运动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业,专业的冰雪赛场很热血,大众的冰雪舞台也十分耀眼。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,让更多普通人体会到了冰雪运动的快乐和酣畅淋漓。

当“冰丝带”从“最快的冰”成为“大众的冰”,北京中轴线上的地标建筑也从属于

少数人的禁地成为大众的生活场景;当前辈留下有关中轴线的记忆与辉煌,新的“一脉”也正在奋力生长。

作为北京中轴线的重要段落,前门地区见证了京剧的成长兴盛,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演出地。今天在这里,依然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广和楼、修葺一新的天乐园、颜料会馆演艺新空间……京剧是历史的模样,更有现代的声音。

在《一脉》京剧篇中,从王佩瑜到汤意诺,已然是京剧的两代传承。“12岁那年,我看到电视上的京剧演出,从此被深深吸引。从学艺到传艺,从业这么多年,我还是忘不了初见京剧时的那种震撼。对我来说,宇宙的尽头就是京剧。”王佩瑜说。

汤意诺从8岁开始学京剧,如今已经学了两年,“想起刚开始学压腿,还是觉得很疼。我以前胆小而且害羞,京剧正一点点改变我,学习当然苦,但我心里觉得很甜”。

王佩瑜每次来到中轴线,都感觉是与过去的一次重叠,是与前辈们的一次对话,“这百年间,其实我一直在一做着同样的事——唱着中国的前,念着传统的白。这些声音从中轴线出发,传遍世界”。

现在,王佩瑜从事京剧教育工作,她有一个愿望,在未来5-10年,培养500-1000个学习京剧的孩子。

少年有自己的主张

既然是给青少年的纪录片,少年自然是主角。于是,吕舟对话天文少年杨天霖,

从不同视角解读中轴秩序;方锦龙携手箏篌少年柳懿轩,在礼乐圣地奏响传承之音;辛晓娟鼓励诗词少女徐书元,飞花行令共鸣血脉记忆;王佩瑜携手京剧少年汤意诺,古老戏台见证热爱传承;傅察丹青对话绘画少年杨一乐,现场创作描绘烟火北京;王濛鼓励速滑少女李昕怡,冰上接力冲刺中国速度。

北京中轴线缓冲区域内的孔庙和国子监,承载着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求知精神。在《一脉》诗书篇中,辛晓娟(步非烟)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那只“掉队的小鸽子”徐书元,因为诗词聚到这里,还现场玩起了“飞花令”。

“诗歌就像是文学的中轴线。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,当你说出‘举头望明月’时,回答你的一定是‘低头思故乡’,这就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密码。”辛晓娟说。

从3岁开始,每个晚上,徐书元都缠着父母给自己读古诗,比起背诗,她更好奇诗词里记录下的那些真实模样。她在现在的偶像李倩照,“我也想成为一名才女,我在学习诗词,也在学习舞蹈,才刚刚踏入传统文化的大门”。

关乎中轴线的是诗书情怀,礼乐春秋。少年继承传统,同时也有自己的主张。

天坛公园的西门附近,有一组传奇建筑——神乐署,是明清最高礼乐学府。推开大门,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宫廷礼乐“中和韶乐”,缓缓奏响。在《一脉》礼乐篇中,方锦龙的琵琶与柳懿轩的箏篌,在这里合奏出一曲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18岁那年,方锦龙赴海外演出,前面是百人交响乐团演奏了一首现代派的作品,轮到上场,先用琵琶演奏了一首乐曲《春江花月夜》,观众起立鼓掌;又演奏了一首武曲《十面埋伏》,当地媒体称赞“一把琵琶就是一个交响乐团”。

如今,方锦龙与他的国乐不仅活跃在舞台上,还成为“网红”。“今天我有机会站在最中心的舞台,就想用更年轻、更潮流的方式,把民乐的魅力展现出来,去收获年轻人的共鸣,也收获全世界的认可。我会一直努力‘出圈’,直到让更多人‘进圈’”。

柳懿轩练习箏篌3年多:“箏篌现在还很冷门,很小众。那是因为有很多人不了解它,没有机会亲近它。我想用自己的努力,让它从‘冷门’变成‘热门’,从‘小众’变成‘大众’”。

在《一脉》丹青篇中,同样是画北京的胡同,傅察丹青的胡同,有四面合院、抱鼓石、古槐、烟窗、帘卷扫过的划痕;杨一乐则对北京中轴线上很酷的三轮车更感兴趣,画作呈现出水墨与机械的结合,颇有“朋克风”。

谈到时下热门的AI话题,傅察丹青认为,AI可以学习最精密的技术,但它无法拥有艺术家的所有经历和情感,“AI想要让画家集体失业,我觉得不可能”。杨一乐的想法则更为大胆:“说不定我的大脑也能变成一台灵感处理机器呢,这样我就不怕担心画画的时间不够用。我会考虑和AI合作,让它为我打工!你说这是不是很酷?”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中轴线,少年如是,代代如是。



图知道

夏至

漫画:程臻

温暖一平方

青年创作者成为纪录片导演要走多久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诗童 实习生 吴雨珊

研究生毕业,拍摄完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短片,24岁的刘雅琴陷入了困惑:“这样我算是一个创作者了吗?”“未来我能以拍纪录片为生吗?”她说,自己像个新手妈妈,一边因为刚刚诞生的作品欣喜不已,一边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。面对紧随毕业季而来的求职季,不少青年创作者像她一样,在遭遇不同的心理落差和成长困境——如何开启纪录片导演的职业化道路?成为纪录片导演到底意味着什么?如何实现自己的创意愿景与艺术表达?

6月8日,第二十届“半夏的纪念”大学生影像展举行了一场以“想象的导演与导演的想象”为主题的青年创作者交流论坛。纪录片导演周浩、张楠、徐玮超、鞠晓甜和刚毕业的青年创作者、2022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黄文哲、2023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刘雅琴对话,直面青年创作者的困境,共同探讨纪录片从业者的“自我修养”。记者在中国青年报社“温暖一平方”直播间采访了他们。

入行:摸到纪录片的暗门

导演周浩是国内纪录片导演中资历最老的一批。他曾是新华社、《南方周末》等媒体的图片摄影师。在日复一日的媒体记录中,开始转向纪录片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,纪录转型社会中的时代变迁。他拍摄的纪录长片《棉花》《大同》等一次次走向陌生群体。20年间的10部长片,豆瓣评分均在8分以上,曾百余次在国内外各电影节入选及获奖。他回忆,当他在2001年开始拍片的时候,国内的独立纪录片从业者屈指可数。“你不能指望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,但你的进入至少是把这个行业打造得更加完善。当年,拍摄全靠自己掏钱。现在一个年轻人要拍片子,起码还有七八个基金可以去申请。”

然而对于刚毕业的青年创作者来说,想要走上纪录片导演的职业化道路,是一件“不知从何入



“想象的导演与导演的想象”论坛现场,嘉宾与观众合影。主办方供图

手”的事。黄文哲说:“研究生读完好像还没摸到行业的‘门’”。导演鞠晓甜认为,纪录片行业像一个“地下酒馆”,地上没有门面招牌,靠熟人带新客,才能知道这个“地方”到底在哪儿。的确,只完成几部作品并不能让你真正入行,处于“新人模式”的纪录片导演还需要频繁地参加电影节展、提案会,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;或者进入知名导演的工作室,从基础的工作开始层层历练。而对于逐步成长起来的那些导演来说,没有标准化的路径,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。

生存:尽量,别让镜头停下来

一些纪录片的追踪拍摄和制作周期短则几周,长则数年,很少有人能靠自己的纪录片作品赚到钱。在这期间,学会面对经济压力是每个导演的“必修课”。导演徐玮超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介绍,在制作纪录长片《告别十二岁》和《流浪归途》的过程中,曾分别争取到了不同基金的支持,但有限的资金远不能覆盖全部制作成本。“大部分情况下,主要靠长时间不带薪工作。”他说,“关于营生的挣扎是持续的。2020年大项目幅度缩减,2022年全年没有项目可做,到今年又开始有一些小规模项目。”

“项目”大部分来自政府、影视制作公司、企业或视频平台等不同“甲方”的委托。对于很多年轻的创作者来说,有了项目才有收入。而独立纪录片

导演的创作习惯和审美偏好往往与商业纪录片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。导演张楠认为,需要学会在契约和协作中“生存下来”,既完成甲方的目标,也能在项目中“投射自己的影子”。

“拆东墙,补西墙”,一边直面生活的压力,一边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。为此,黄文哲“不得不”把自己修炼成“做过纪录片、故事片、宣传片、电视节目,当过艺考老师,拥有较丰富的影视节目和活动执行经验,擅长规划和实施视频后期制作全流程的‘多面手’和‘万金油’”。他说,“好难!先活着吧,活着,才能继续‘为爱发电’”。

纪录:无从替代的生活方式

在刘雅琴看来,成为纪录片导演是一件有“神奇魔力”的事。相机像是她的“保护色”,每当站在镜头的背后,她就从一个社恐的女生,变成了勇敢探究真相的纪录片导演。她的镜头里,出现过恶性肿瘤患者的试药实验和生活困难的“超龄”农民工等社会议题,也用私影像的方式讲述过成长过程中的困惑。她说:“我刚开始喜欢纪录片,是被它对真实社会毫无遮掩的反映打动,现在想做纪录片,是因为自己对于很多事情仍充满好奇。”徐玮超认为,拍摄的过程中,感官会被极大地调动,让人和陌生的世界建立理解和共鸣。

对周浩而言,纪录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他认为,纪录片导演可以把他所经历的一切作为经验,去审视和打量社会;也可以把他所经历的体会最深的事情呈现出来,其实这就是生活方式。“每个人没法选择你生活的年代,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。那我就用现在的方法去观察去体会,这是最鲜活的生活。为什么觉得纪录片和生活有距离呢?我觉得没有。”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凑合,不要委屈自己,人一定要找到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,表达自己想表达的。

周浩说:“幸运的是,我的职业、我的爱好是高度重合的,我对世界的兴趣和我想对世界分享的东西也是高度一致的,这是我能20年坚持做纪录片的原因。”(张心洁、郭明星对本文亦有贡献)



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张浩楠



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 邓锐

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团委将聚焦服务中心工作、凝聚青年思想、培养青年成才、打造青年品牌等工作目标,深入推进青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,积极开展青年志愿服务活动,广泛搭建青年建功平台,引导青年在创新创业实践、重大科技攻关、重大项目攻坚等急难险重任务中争做先锋、勇当闯将,传承红色基因,践行工匠精神,充分发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,为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贡献青春力量!